

中国古代开国天子传奇

元太祖帖木真 元世祖忽必烈

传奇

王湜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古代开国天子传奇

王湜华 著

元太祖帖本真
元世祖忽必烈

传奇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责 编:秦继华
复 审:周 红
终 审:吴体钢
责任印制:董建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太祖帖木真元世祖忽必烈传奇/王湜华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8
(中国古代开国天子传奇丛书)
ISBN 7-203-03846-7

I. 元…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335 号

中国古代开国天子传奇丛书
元太祖帖木真元世祖忽必烈传奇
王湜华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 1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晋财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5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203-03846-7
G·1642 定价:24.50 元



CONTENTS

一 历尽艰难/1

【题记】 自然景观至为恬淡宁静的蒙古大草原，却是座创建伟业丰功的政治大舞台。历尽艰难的成吉思汗生前虽未见一统中原，却为他的子孙灭金、南宋，建立大元帝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情节】 草原之子//五支箭//弱小弟出走//灭兀良哈歹//蒙金海岭之战//蒙金之争//帖木真诞生//订亲//也速该遇害//遁入密林//躲进羊毛车//得救

二 统一蒙古诸部/36

【题记】 帖木真在王罕的支持下，靠自己的勇武与信誉，联合其所能联合者，壮大一己，清除异己，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卓绝之战，终使万众归心，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情节】 结交孛斡儿出//帖木真与孛儿帖完婚//不儿罕山之难//下马拥抱//帖木真与札木合结为安答//万众归心//帖木真称成吉思汗//十三部之战//夹击塔塔儿//消灭主儿乞惕//阔亦田之战//消灭泰亦赤兀惕人

三 灭王罕前后/74

【题记】 成吉思汗地位之确立，离不开王罕的羽翼与扶持。天下之归心，岂容归二？王罕之子桑昆容不下帖木真，两雄焉得不相争？

【情节】 王罕投奔成吉思汗//姊妹双合屯//与王罕之离合//桑昆谋叛//巧世毒汁//与王罕间之龌

目录
CONTENTS

战 // 义责王罕 // 团结一切可团结者 // 偷袭金帐 // 父子连襟

四 建大蒙古国/107

【题记】 既要定一尊，什么亲兄弟、安答，一切都难与之并提；既已定于一尊，自然少不了封功臣、立富贵、定官职。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虽还未及通晓汉文化，而对行大礼、定尊卑等等已多有了解。

【情节】 塔阳罕谋攻蒙古 // 整军设职 // 征服乃马人 // 脱里脱阿败亡 // 割头逃窜 // 札木合之死 // 大封功臣 // 建蒙古国 // 官职之制定

五 安内略中原/137

【题记】 统一内部之后，扩张自然就提上了日程，讨金灭西夏，自有其步骤与策略问题，灭金势必要联宋。大业初步奠基，谁来继位，焉得不论争？偌大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又怎么来统治？

【情节】 平服西北 // 刹住晃豁惕人的威风 // 征讨金国西夏 // 南下破金 // 汗位承继之争论 // 草创文字 // 经略中原

六 西征/170

【题记】 南下难，西征易。成吉思汗西扫如破竹，威慑欧亚，所向披靡。耶律楚材随驾西征，而内心深处却极其厌战。可惜天不假大汗以天年，大位由谁来继呢？

【情节】 哈剌鲁的归附//西辽之亡//讹答剌惨案//
占领撒麻耳干//订历与厌战//残酷屠城//穷追
札兰丁//进军钦察//术赤之死//成吉思汗之死

目录 CONTENTS

七 子孙继大位/214

【题记】 窝阔台继大汗位，后来尊之为太宗，在位
十三年而死。他西征而不忘南，牢记父汗的遗
志，采取联宋灭金之策，遂得如愿。

【情节】 法令森严，妻妾成群//窝阔台继可汗位//
破金初捷//汴京偷生//崔立叛金//联宋亡金//
拖雷之死//耶律楚材切谏//蒙宋拉锯//窝阔台
之死//贵由嗣位

八 贵由、蒙哥时代/262

【题记】 子孙繁衍与定于一尊之间，是哪个皇朝都
会面临的大矛盾，一代两代或许还不突出，久
之内讧必起。蒙哥继位后大除异己，不意命丧
钓鱼城。忽必烈在众汉臣的拥戴下，继兄而登
上宝座。

【情节】 传教士入蒙古//蒙哥继位//蒙哥清理政
务//清除异己//攻打云南//命丧钓鱼城

九 立足中原/288

【题记】 本可在灭金之后，顺势南下，由于内讧之
牵扯，不得不挥兵回转。忽必烈实堪称李世民
第二，频纳谏，善用人，建元大都，吸收汉文
化为己用。

【情节】 忽必烈登基//兄弟决斗//七弟归顺//效忠



CONTENTS

践誓 // 崇佛造字 // 忽必烈与许衡 // 忽必烈与郝
经 // 郭守敬与元大都 // 程钜夫与赵孟頫

十 安内灭宋/341

【题记】南宋军民抗金抗元自是英勇，无奈朝廷气数已尽。贾似道求降苟安，比之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虽有文天祥这样的硬汉，又怎能扭转乾坤！助忽必烈立大业的不仅有文官，还有武将，否则，又怎能安坐大位并一统天下。

【情节】勇救襄阳 // 太后罢相 // 直捣苏杭 // 文天祥殉宋 // 荡平中原 // 南宋覆亡 // 罢征日本 // 脱里帖木儿之死 // 四象木楼 // 处死乃颜 // 勇智兼备的李庭

十一 平奸健元/392

【题记】忽必烈立足中原建立大元帝国之后，为中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忽必烈关爱忠良不亚于李世民，同时又轻信三个奸臣，虽一一都在他生前得以铲除，却使朝廷元气大伤。

【情节】建立元朝 // 第三次大一统 // 但称状元不呼其名 // 窦默与商挺 // 陈祐《太平三本》 // 铲除奸臣 // 驾崩紫微殿 // 皇孙继皇帝位

历尽艰难

千百年来，长城外面，蒙古草原的恬美景象，总是那么的宁静平和，似乎已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心目中不可移易的状况。大自然赋予了它丰腴的草木，丰草又养育了优良的牛羊驴马，生活在这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的人们就靠着水草来牧放牛羊，过着丰衣足食的甜美生活。

蒙古草原就真的这样保持着它永恒的平静吗？

在距今八百年前，也就在被人们似乎永恒地视为宁静的大草原上，孕育出了一位英雄人物。他不但征服了长城南面的中华厚土，更横跨欧亚两大洲，缔造了空前绝后于世界的最大版图的强大帝国。他的子孙们又在中华厚土之上，建立了一个朝代——元。这位英雄人物被人们恭维为天之骄子，所向无敌的君王，他就是著称于全世界的成吉思汗。他的功过，八百年来，不知已有多少位历史学家来加以评说，东西方人士中都有数不清的人来歌颂过他，赞美过他，向他屈服，向他礼敬……当然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避免地有两面性，所以也有数不清的人在痛恨着他，咒骂着他……

悠悠岁月，漫漫长长。在中国的历史上，对北部人民的了解，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逐步在加深。北部人民本来也

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他们始终在发展变化，有民族的演变，有政治的分化组合。加上草原放牧本身的游动性，所以不仅在秦汉时代对北部了解不多，只知有匈奴，或泛称之为北狄；就是到了隋唐时代，应该说依然知之不多。加上北部人民产生文字又较晚，典籍的记载早年本付缺如，所以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先前的事情只会越来越淡薄。从秦汉时代的匈奴说起，在中国史书上，漠南、漠北地区继之又出现过东胡、鲜卑、乌桓、柔然、高车、突厥、回纥、黠戛斯、契丹、室韦等民族的名称。他们之间有继承，有发展，有分化，有合并，有迁徙，有消灭，各有其盛衰离合，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已对他们祖先的详情不甚了了。有的史学家认为匈奴人就属于蒙古族，另一些史学家则不同意，争论至为尖锐。两者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史料都严重不足。当代较具权威性的专家认为，蒙古族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族的室韦各部落。

室韦之名，最早出现在《魏书》的记载中，但却被写作“失韦”，到了隋唐时代的史籍中，则都写作“室韦”了。室韦，大概还不是一个民族的专称，而是诸部落的统称。他们分布在契丹之北、靺鞨之西、突厥之东，大致居住在今日的洮河以北，东起嫩江，西至呼伦贝尔的广大地域。到公元六世纪时，室韦人大致可分为五大部，即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但室韦与大室韦，而五大部之间并不统一。到唐代又出现了“蒙兀室韦”的名称，它是大室韦的一个分支，居住在大兴安岭北端额尔古纳河下游之东。也在唐代，又出现了“黑车子达怛”的部落名称，而到辽代称之为“黑车子室韦”，可见达怛与室韦实为同一部落。达怛亦译作塔塔儿，在北部诸部落中，它曾多次征服别的部落，占领别的部落的土地，所以塔塔儿的名气相对要大得多，以至于很多别的部落都被认为就是塔塔尔部。所以在八世纪突厥碑文中出现过“三十姓达怛”的记

载。别的部落被人误称为达怛或塔塔儿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蒙兀室韦”之称，是蒙古见于史书的最早名称。“蒙兀”这一音译其实更接近蒙古语之原音。后来又出现过“萌古”、“滕骨”、“蒙古里”、“萌古斯”、“萌古子”、“盲骨子”、“萌骨”等等诸多不同的音译，最通行的名称还是“蒙古”，可能是从女真族的音译再转译而来。而“蒙兀”、“蒙兀儿”的译名仍流传至今，亦不可替代。

成吉思汗的祖先叫做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儿子叫塔马察，塔马察的儿子叫豁里察儿篾儿干。篾儿干的意思是贤者、能者，乃美称也，还有善射者之意，所以蒙古男子多喜以此命名。豁里察儿篾儿干的儿子叫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的儿子叫撒里合察儿，撒里合察儿的儿子叫也客你敦，也客你敦的儿子叫扈锁赤，扈锁赤的儿子叫合儿出，合儿出的儿子叫孛儿只吉歹篾儿干。这一连九代都只是简单的父子相传，有没有其他兄弟，他们这九代的妻子都叫什么，史书上连传说也没有。孛儿只吉歹篾儿干的妻子叫做忙豁勒真豁阿。这“忙豁勒”即“蒙兀儿”与“蒙古”的对音，所以亦译作蒙古真豁阿。这“豁阿”乃俊美之意，所以蒙古女子常用此名。“豁埃”与“豁阿”同义。

孛儿只吉歹篾儿干与忙豁勒真豁阿生了个儿子，名叫脱罗豁勒真伯颜，娶了个妻子叫孛罗黑臣豁阿。她有一个年轻的家奴，名字叫做孛罗勒歹速牙勒必，还拥有两匹好骗马，一匹是走马，一匹是青马。

脱罗豁勒真伯颜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都蛙锁豁儿，次子名朵奔篾儿干。

有一天，两兄弟一同登上不儿罕山。哥哥都蛙锁豁儿目力好，从山顶远远望去，只见来了一队人。他对弟弟朵奔篾儿干说：

“那边来的一队人中，走在一辆黑车子前面的，有一个女子，长得好漂亮啊！要是她还没有许配给别人，不正好可让弟弟你去娶了她来为妻？”说着说着，越说越高兴，便让弟弟速速奔下山去看个究竟。

朵奔箴儿干来到队伍跟前，果然看到一辆黑车子前走着位婀娜的妙龄女子，长得果真不同凡响，气质高雅。原来她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闻名左近各部落的阿兰豁阿，而且还没有被许配任何人呢。

这队人究竟是谁呢？原来阔勒巴儿忽真地方有个不甚富裕的主人，名叫巴儿忽歹箴儿干，他把女儿巴儿忽真豁阿嫁给了豁里秃马敦部的首长豁里刺儿歹箴儿干，蒙古语首长叫那颜。这位巴儿忽真豁阿为那颜在豁里秃马敦的阿里黑兀孙地方生了个女儿，就是这位闻名遐迩的阿兰豁阿。

这位豁里刺儿歹箴儿干，因为在豁里秃马敦部所在地与部落立过协约，即不许在本地捕猎貂鼠、青鼠这一类的野生动物，并为此定了豁里刺儿为姓。后来觉得太受拘束了，听说在不儿罕山允许捕猎野生动物，并且那里的水草也远比豁里秃马敦好，于是就迁了过来，在不儿罕山的不儿罕孛思合黑三与晒赤伯颜等人的兀良哈歹部处居住。这次他的女儿被朵奔箴儿干相中，他也十分高兴，便把女儿阿兰豁阿嫁给了朵奔箴儿干。

阿兰豁阿嫁过来以后，一连为朵奔箴儿干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不古讷台，幼子叫别勒古讷台。朵奔箴儿干的哥哥都蛙锁豁儿原来就已有四个儿子，堂兄弟六人同住在一起，倒也十分和睦。后来都蛙锁豁儿死了，他的四个儿子都不把叔叔看在眼里，一个一个地都搬了出去。他们以朵儿伯为姓，改做了朵儿伯部的百姓。

有一天，朵奔箴儿干到脱豁察黑地方的温都儿山上去打猎，一路奔波，却什么猎物也没有打到。当他来到一片丛林里

时，肚子已十分饥饿，看见兀良哈歹部的人已捕杀了一只三岁的鹿，把它的肋扇与肚脏取了出来，正在火上烤着吃。阵阵鹿肉香味更勾起了朵奔篾儿干的一肚子馋虫，他直咽口水，于是便开口向兀良哈歹人讨鹿肉吃，说道：

“朋友！请给我一块烧烤的鹿肉吃吧！”

这些兀良哈歹人自己吃得已挺饱，又为自己留下了鹿的肺、皮，以及半截子肚腔，把剩下的就都给了朵奔篾儿干。

朵奔篾儿干道了谢，又吃了个饱，然后把鹿肉全都背了回去。

在回家的路上，朵奔篾儿干遇见一个穷汉带着他的儿子向他走来，见他背着鹿肉，父子二人都垂涎欲滴。

朵奔篾儿干问穷汉：

“你是什么人？”

“我是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家里太穷了，请你给我点肉吃，我就把儿子给你。”

朵奔篾儿干听了他的诉说，很同情他，二话没有，便折下一只鹿的后腿来递了过去，那穷汉果真把他的儿子给了朵奔篾儿干。朵奔篾儿干便领了那穷汉的孩子回家当仆人使唤。大家叫这男孩马阿里黑伯牙兀歹。

光阴荏苒，过了若干岁月，朵奔篾儿干去世了。

阿兰豁阿成了寡妇，却又生了三个儿子，第一个叫不忽合答吉，第二个叫不合秃撒勒只，第三个叫孛端察儿蒙合黑。

作为这三个弟弟的兄长，别勒古讷台与不古讷台二人在心中便犯起嘀咕来，觉得妈妈怎么会在父亲死后又生出三个弟弟来的呢？

他俩不但心中犯嘀咕，还背着他们的母亲和弟弟与别人说：

“我们母亲既没有兄弟亲人，我们的父亲又已去世，她怎

么会生出这三个孩子来呢？家里除了我们兄弟俩之外没有别人，只有这个马阿里黑伯牙兀歹，难道这三个儿子是他的？”

既然说了这话，又怎能不辗转传到母亲的耳朵里来呢？

阿兰豁阿是位极贤能并极有心计的母亲。听了这类疑问的话之后，她并不当面指责或辩驳。她挑了一个春暖花开的好日子，特地煮了去冬腊制好的羊肉，把五兄弟都叫了来，论长幼次序坐定，边吃腊羊肉边聊天。大家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她去拿了十支箭来，先发给兄弟五人每人一支，让大家去折手中箭，结果每个人都把箭折断了。然后她把剩下的五支箭用绳子牢牢地捆在了一起，交给别勒古讷台去折，却怎么也折不断；又让他一个个依次递给兄弟们都来折，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把绑在一起的五支箭折断。于是阿兰豁阿教导她的五个儿子说：

“我的别勒古讷台和不古讷台啊！你们两兄弟怀疑我怎么会又生出三个儿子来，这怀疑是对的。我要是耐不住守寡，何不再嫁，为什么要去做暧昧不正经的事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俩：每天夜里都有一个黄白色的人，从帐篷的天窗门额的明亮处降到我的帐里来，摸我的肚皮。等到天明时，我的肚皮便隆了起来。那人出去时，随着日月之光，好像黄狗似的爬走了。你俩的怀疑，我丝毫不责怪。但你俩要知道：这人显然是上天之子，决不是凡人。所以你俩的三个弟弟之中，日后必会有会成为大贵人的。等以后坐上了合罕的位子时，这便是应了验啊！”

五个儿子听了之后，谁也不再吱声了。

阿兰豁阿于是便接着教训她的五个儿子说：

“你们五个兄弟，都是由我肚子里生出来的，你们就好比是五支箭，要是分开来独自为战，那么谁都能把你们各个击破，一握就折；要是你们五支箭合成一股力量，能够永远团结在一起，那么谁都打不败你们，谁也握不折你们。所以希望你

们五兄弟永远同心协力。”

这五兄弟在母亲亲切而生动形象的教导之下，当时是都以为然的，但他们是否永远都会照着去做呢？

五兄弟中最小的那位孛端察儿蒙合黑，生得状貌奇异，一向又沉默寡言，看来好像很愚笨，而又体质羸弱。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个弱智，甚至是个痴呆人。惟独他母亲不这么认为，而且更加疼爱他。一般做母亲的，也都会特别怜爱最小的儿子，即所谓疼老幺，很正常，人们也都不以为意。后来阿兰豁阿死了，兄弟们分家业，什么牲畜啊、食物啊，都被四个哥哥分走了，什么都没给孛端察儿蒙合黑留下。母亲在世时他独自得宠，四个兄长其实胸中都在暗暗地记恨，现在母亲不在了，又看他羸弱愚笨好欺侮，便大肆欺侮起他来。

孛端察儿蒙合黑看到他的哥哥们已不再把他当亲人看待，倒也并不与哥哥们争吵，只是叹息道：

“唉！我在这里住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干脆走吧！走到哪里是哪里，能活就活，死了也就算了！”

但他一无所有，怎么走呢？总算有一匹已得了断梁疮的秃尾巴的青白色马没人要，孛端察儿蒙合黑便骑着它出走了。

这匹马一瘸一拐的，根本走不动路，孛端察儿蒙合黑拿它也没办法。好在他骑在马背上本来也茫无目的，就由这匹瘸马信步走去。

这匹瘸马既爬不动高山，更登不了峭壁，所以只好顺着艰难河滩，一边慢悠悠地啃着干草根，一边有气无力地驮着孛端察儿蒙合黑走。走到了一个叫做巴勒淳阿刺的地方，它再也不想走了，也实在走不动了。孛端察儿蒙合黑也并不再去驱赶它，因为明知再驱赶也无用，便跨下马背，就地割了些草，边喂羸马，边编结草把，勉强支起了一个仅能容人蜷卧的小草棚来，暂且在那儿住了下来。

那地方十分荒凉，罕有人至，所以野雉成群地飞来觅食，倒是十分幽静恬适。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野雉成群在此嬉戏，却招来了黄鹰，那些黄鹰凭着它们的锋啄利爪，一叼一个准，任它们挑肥美的野雉来果腹。

李端察儿蒙合黑灵机一动，自己的肚里也早已饥肠辘辘，何不套捕一只黄鹰来为他捕捉野雉，也好充充饥呢？于是他拔了些本来已秃的瘦马马尾，做成了一个套子，居然还真套捕到了一只黄鹰，并很快驯伏了它。这样，一旦食物短缺了，便可放黄鹰去捕捉那些被恶狼围困在山崖上的野牲畜，叼回来供他充饥。天渐渐冷了，野雉已不再飞来。有时李端察儿蒙合黑也去捡拾一些狼吃剩的东西来吃。就这样凑凑合合，勉强总算过了一冬。

冬去春来，野鸭又成群地飞来，李端察儿蒙合黑便又可放鹰捕食了。一度捕到了野鸭、野雁，竟来不及吃，只好挂在树上风干，有的却未等风干早已臭了，足见他一个人有时过得还蛮自在，蛮得意。

后来由都亦连山的背后，沿着统格黎小河，迁移来了一个部落。有时李端察儿蒙合黑也到他们那儿去放鹰，白天口渴了，便向那部落要一些马奶子喝，看看天快黑下来时，就托着鹰回到草棚去住宿。

这个部落的百姓渐渐与李端察儿蒙合黑厮混熟了，便向他索要他的鹰。这鹰是他惟一的财产，更是他的命根子，这怎么能给人呢？终于没能答应。这部落的百姓倒也并不强要，竟连他的姓名也不打听。李端察儿蒙合黑也不打听他们部落的名称，便又回了草棚。

李端察儿蒙合黑的三兄，也就是他同母天生的长兄不忽合答吉，在小弟弟出走后，十分思念，便骑着马独自沿着斡难河，一路来寻找他的胞弟。他走到统格黎小河边时，碰到那部

落的一个百姓，便问他有没有见过这样这样的一个人。那个百姓回答他说：

“还真有那么一个人，骑着你说的这样的一匹瘦马，这倒是与你说的极相似，只是他还托着一只黄鹰。他几乎每天都到我们这儿来的，天天都来要马奶子喝，可就是不知道他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但是只要西北风一起，黄鹰捕捉的野鸭、野雁的翎毛，便会像雪片般地飘飞起来，看来他住得不会太远吧。看看天色，现在他快来了，你就在这儿稍稍等他一会儿吧。”

不忽合答吉谢了谢这位百姓，便下马来等候。果然不大会儿功夫，只见溯着这条统格黎小河，远远来了个人。等他走近一看，果真就是他的胞弟。

兄弟俩一见，聊叙了离情，哥哥便领着弟弟，溯着鞑难河，要回自己的家去。弟弟也并不坚持，就跟在哥哥后面，徐徐走去。

一路上，兄弟俩一前一后地走，还是话不多。因为哥哥向来知道弟弟不喜欢言谈，所以不主动说话。

沉默了良久，倒是弟弟先开了腔：

“哥哥！哥哥！身体应当有首，衣服应当有领才好啊！”

哥哥不忽合答吉一时不明白弟弟要说的是是什么，所以还是闷头走，不说话，不开腔。过了一会儿，孛端察儿蒙合黑又一字不差地说了一遍：

“哥哥！哥哥！身体应当有首，衣服应当有领才好啊！”

哥哥听着，越发纳闷起来，却还是不搭理弟弟。弟弟却不厌其烦地又照样说了第三遍。这才把哥哥逼急了，反问道：

“你几次三番说这同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孛端察儿蒙合黑这才向哥哥挑明了说：

“统格黎小河那里的这一部落的百姓，他们之间不分大小，也不明善恶，首尾一样，不辨尊卑，这样一个单纯的部

落，我们不正好可以把他们掳了来，由我们来当他们的首领吗？”

这时不忽合答吉才明白了弟弟的意思，于是回答弟弟说：

“既然弟弟有这意思，等我们回到了家，与兄弟们一起好好商量一下，然后再去掳那些百姓们吧！”

哥儿俩说着说着，不觉已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这次兄弟五人重新团聚，倒也不再谈小弟弟出走后是如何过的冬什么的，只对小弟弟掳掠那部落的想法感兴趣。稍事商量，略作安排后，他们便跨上马背，由小弟弟作前哨，又一次向统格黎小河出发了。

李端察儿蒙合黑改骑了一匹骏马，充当哥哥们的前哨，独自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顿时显得威风凛凛起来。

刚到那个部落，便捉到了一个怀着孕的妇女。兄弟五人问她：

“你是什么人？”

妇人回答说：

“我是札儿赤兀勒阿当罕部的兀良哈真人氏。”

原来她正是给他们的父亲朵奔篾儿干鹿肉吃，从而救活他一命的兀良哈歹部人。然而这五兄弟还是把这一部落全给掳掠了过来。

这一下，五兄弟顿时阔气了起来：既增添了马群，丰富了食物；又得了一大批人口，可供他们使唤、奴役。

这位被问讯过的孕妇，一到李端察儿蒙合黑处，他便纳她为妻，不久即生了个儿子。这种情况，蒙古人称之为外人的儿子，起的名字是札答刺歹，亦即他人之子、前夫之子之意。后来札答刺歹的子孙们便成了札答刺氏，这位札答刺歹便成了札答刺氏的祖先。

这位妇人与李端察儿蒙合黑又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巴阿里